

曾聽過這樣一個結語：「人類的歷史是一部戰爭史。」今天再以「神聖和凡俗」的角度重溫人類的文明史，不難找出一些共通點。

西方從中世紀的民族入侵，物質上的貧乏，以引致靈性方面的提升，惠及啟蒙時代的出現，波斯的天文學，西域的醫藥以及中國的印刷術和火藥互補地給人類帶來文明的躍進，既是科學的興盛也是選擇的無奈。此時的精神文明，也為物質束縛帶來了解脫的出路，中世紀的教會也成了權力的中心。

權力正是戰爭的源頭，教會也成了相互爭奪的戰場。及至21世紀，人類以四次工業革命的演進，「神聖」已經不是人類要追根尋源的方向，而是要剔除的障礙物。

更諷刺的是權力能夠帶給當權者方便，它可以界定神聖的內容如何，更可以指定什麼神職人員是正統的，如此一來，神聖與世俗便相互作用，給幾個世紀以來的基督教正統觀念和神學思想製造了爭奪的權威，動態的把神聖帶回世俗的現實。

至於「神聖與世俗」的研究與解釋，我們可以從不同維度作出研究和解釋的一些中外學者及實踐者作出一些梳理，以理解其意義。

從哲學的角度去講解「神聖」的，我們可以看看黑格爾或卡西爾所提及的「基督信仰」，他們提到了「神聖」來到凡俗的概念，亦即為我們降生成人的耶穌基督，但他們的說法欠缺了基督徒與創造者的關係，沒有個人經驗，「神聖與凡俗」就變成一種學術而缺乏實踐，而這正是給所有基督徒走向父家的人生方向及意義。

至於近代的，有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的關子尹教授，指出無論有沒有信仰的人都要有宗教感，宗教感可以解決哲學與宗教之間的分野，避免了硬要把理性的方式去解釋個人經驗。他以謙卑和崇敬的兩個原則去鼓勵所有人共享宗教感，以代入和寬容的態度去包容別人的有限性。

而這宗教感正是為人們帶來轉化，從相互尊重及和平的價值去實踐人的信仰，以有限追求無限的可能性。

天主是世界的創造者，所以世俗本質上就以神聖的天主為源頭。

耶穌基督以人神二性活在世俗之中，祂就是我們凡俗的現代人所不能解決問題的答案。

在現代的社會裏，我們似乎以工具理性所能把握的方式運轉，一切都似乎在計算之中，諷刺的是，我們都知道這一切都會過去，每個人的生命都會終結。

當人們面對死亡及痛苦之時，凡俗的現代人就只能尋求神聖的幫忙，希望超越這世俗的宿命，而這也使我們基督徒能超越世俗之上，給與世俗現實性和意義。

耶穌基督降生成人，把自己放在整個人類歷史之中，成為世俗的參與者，給世俗史轉變為神聖的救恩史，同時把人類從痛苦罪惡死亡中解救出來。

至於作為基督徒，我們身處有限的空間時間，健康及能力，如何能超越這個有限呢？

夏神父的半杯水比喻正好給我們指引了一個方法。我們不是要超越自己的半杯水，而是要空虛自己，把自己有限的半杯倒空。

我們應該如何透過耶穌的教導和犧牲，給凡俗的現代生活付與神聖意義？

耶穌降生成人，不單是肉身的降生而已，更加是把天主聖言具體地生活出來，而肉身需要經歷死亡，祂的復活升天亦為基督徒的永恆生命提供了答案。

耶穌接受洗禮，山上宣講，及至與門徒的同飲共食，都是凡俗的生活。

而更深層的，是耶穌以陌生人的身份在厄馬烏路上與兩個門徒的相遇，祂教導兩個門徒，再次與他們同飲共食，而最後消失於凡俗之中。

這也寓意著我們應效法這兩個門徒，在平凡中找出陌生人中的耶穌，為自己凡俗的生命給予神聖的意義，也應該作為別人的耶穌，在互不認識的路途上聖化他人，互相結伴，從凡俗走向神聖。

學員：Frank Ng